

三位老师一世情

□金 忠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铜陵市江滨学校度过的。江滨学校地处城郊结合部，紧邻当时的铜陵发电厂和铜港公社新民大队。那是一所小学和初中一体的学校，1973年春季我开始在这儿读初中。当时教我们语文课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浦引仲老师；教我们数学课的是上海下放知青、出生于教师世家的王承锋老师，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物理课的是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何宝志老师。初中三年我与这三位老师结下了极为珍贵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保持了几十年。

我家离学校比较近，母亲总是希望我放学之后或晚饭之后到老师家串门，母亲认定那是“长知识”的途径。浦引仲老师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他擅长散文和格律诗词的写作，他的散文文字优美、感情流畅、一气呵成。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始终迷恋散文写作，估计与读初中时受浦老师影响有关。浦老师的格律诗词做得很好，我至今还记得他下放在阜阳插花军垦农场劳动时写的一首《七律·秋夜怀人》中的诗句：“燕园浪迹犹应在，白塔黄花仍旧开。笑谈昆明常击水，慷慨鱼宴频举杯。插花茅屋灯如豆，秋雨秋风梦君来。”浦老师平时跟我谈的最多的，也令我特别向往的就是他在大学的读书生活。我是1967年开始上小学的，我的读书年代正是“文革”时期，是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头。在聊天时，浦老师总是感叹：多读点书总不是坏事啊！他希望我们将来一定争取读大学。那时候我除了在小说《青春之歌》中看到过余永泽、林道静、江华的大学生活片段之外，大学对我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世界。也就是浦老师的这些话，激发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對大学生活的向往。这恐怕是我后来能努力考大学的最早动因。

王承锋老师是上海下放到安徽的知青，她美丽端庄且富有爱心，举手投足之间自然流露出都市知识女性的干练和洒脱。王老师用夹杂着上海方言的普通话讲课，吴依细语、柔软温和，同学们容易接受。方言有时也有烦恼，例如“业”和“孽”的读音，她总是分得不太清楚，我们的作业，常被她上海方言说成“作孽”。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笑，她也笑。也许是受她父母影响，王老师教风严谨，对“教材教法”把握得特别好，在课堂上循循善诱，教

科书上枯燥的数字经过她的演绎，总是那么有滋有味，易懂易记。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平时经常找我们聊天，征求我们对她教学工作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是我遇到的最懂得学生心理的老师，她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学习的关心和缺点的宽容及矫正总是体现在日常教学之中。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去距离学校五公里以外的笠帽山烈士塔扫墓，在途中有一位愣头青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同学队伍中穿梭显摆，看到这种情况，王老师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去抓住自行车把手怒吼：“你不可以这么横冲直撞！伤了我的学生怎么办?!”看到老师与愣头青发生争执，怕老师被欺负，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围上去保卫老师。愣头青看到我们几十名同学毫不示弱的眼神，只好作罢。在扫墓回来的路上，我问王老师：“您怕吗？”王老师说：“我才不怕他呢。他那么鲁莽，我就担心他撞伤了你们。”

何宝志老师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他养成了每天坚持阅读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提醒我：“你完成功课以后，最好每天能挤出三个小时阅读课外书籍，长期坚持，肯定有好处。”每到何老师的宿舍，他总是问我：“功课有什么问题吗？”接下来他还会说：“咱们先解决问题后聊天。聊天可长可短，重要的是把学习上的问题先解决掉。”课余时间，他常带着我们对照中学课本，做一些简单的物理实验。那时候，我们遇到的难题或无法理解的现象，何老师都能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例如物理课讲水是不良导体，它是不导电的。那为什么不能用水来扑灭电路引起的火灾？他说：“那是因为水中含有导电的物质。”何老师对所有问题的解释都能做到简单、明了、准确，培育了我们从小崇尚科学的精神。印象中，何老师特别看重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他谈论最多的也是科学史上的逸闻趣事。“文革”结束后，在落实知识分子“专业对口”政策的大潮中，他“对口”到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是铜陵第一批到北欧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

2016年我们自发组织了初中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三位老师也应邀参加了。在活动现场，有同学感慨道：当年在那所偏远的学校，是你们用“北京的风”、“上海的雨”和“胶东半岛的浪漫”，铸就了我们的信念、梦想和情怀。是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老师的行为品质给我人生轨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有些已经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



最是家风能致远

□黄 飞



清廉之家 缪桂珍 作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对于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家风家教，家庭成员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正因此，我们民族自古就很重视家风家教，正所谓“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父亲是70年代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一位矿工，但他身上却折射出那代有色彩人的共同品质和特点：诚信朴实、吃苦耐劳。“为了埋葬帝修反，用血换铜也心甘”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每谈起刚到矿上的日子，父亲依然显得格外激动，“一听到炮响，浓烟还呛得人眼睛无法睁开，我和工友们就立刻冲进去抢矿石。刚炸完的矿石烫手，并下一片漆黑，只凭安全帽上矿井灯的微弱亮光照着。”说着，他有些哽咽，“那时候，井下工人们真是太苦了！生产工艺极其简陋，井下的一切程序全都依靠手工操作，干了10个小时后升井，双手磨得全是血泡，饭都没力气吃。”尽管如此，却未听到他抱怨苦与累，反而总是充满干劲。年少的我笨拙懵懂，但“甘于奉献，诚实勤俭”的家风在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这种无形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心灵，塑造着我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如今，我已为人父，“诚实奉献勤俭”是我教育孩子的信条。记得小学五年级那年，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人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

你听李健的《月光》，再纷繁的世界都会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像一双温柔的大手，把你皱褶的心一下子抚平了。停下了漂泊的脚步，放下了所有的功名物欲，身和心都回到了那遥远的故乡，月光如水一般地泻下，笼罩在温柔的光辉里。

手风琴悠长地低鸣，歌声慢慢地流淌，他纯净清幽的音线一丝一缕地入了心，我仿佛在梦里被轻轻地托起，随着他的飘浮动。

秋天来了，风一阵一阵地凉，树叶慢慢地变老，群山换上了彩妝。乡村每年到秋天都要砍山柴，以备过冬。每天一早，母亲就出发了，带着砍刀、绳子和扁担。

大山上的野柿子红了一片，像四处张挂着的小灯笼。芽枣也是，远看像是满树的星星在闪动。最诱人的是野栗子，毛嘟嘟的，张着小嘴，里面露出绛紫色的肉。母亲砍完山柴，总要折一些缀满栗子的枝子带回来。

一到家，她放下柴担，顾不得一天的劳累，握起一把长长的剪刀，把一朵一朵的野栗剪下，然后剪下一只脚踩着，一只用手用剪刀剥。一插，一转，一挑，一颗一颗的野山栗圆润饱满，黄的、白



人随明月 月随人 徐淑荣 作



一盏旧时光

□程应峰

没有人不怀念旧时光，旧时光是人生的过往。是人，一不经心就会沉浸在对过往时光的怀念里。具象地说，旧时光就是一盏茶，一杯酒，一柱香，一缕烟……

闲下来的时候，总会毫无缘由地想一个人，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有轻轻淡淡、或远或近的记忆，和着茶香，在过往的空间和现实的空间里飘过，或许，有点落寞，有点茫然，有些怅惘。恍恍惚惚的记忆，像一根变幻的飘带，飘在脑海里，飘在忽隐忽现的情感纵深处。

茶叶在杯子里沉浮起落，茶香一点一滴地淡去。记忆的闸阀一旦打开，是不容易往拢里收，立刻叫停的。沉睡在记忆中的岁月一分一寸鲜活起来，成为值得慢慢回味的心灵故事，在老去的年华里，它是你前世和现世的因果，让你感慨，让你唏嘘，让你或凝咽或欢喜，让你沉醉而沉湎。

这些被风霜雪雨泡出来的故事，涌现在记忆里的旧时光，或悲或喜，或苦或甜，或酸或涩，适合一个人静静地、细细地回味。

有人说，旧时光是个美人，它让你有醒、有梦、有惊、有叹，也足以让你辗转反侧。它有时候像黑夜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熄了，却在你的心里透亮着。是的，旧时光更像一个画中美人，古意盎然，蛾眉黛首，却常常显得模糊而遥远。但它总是这样模糊而遥远地铭刻在一个人的心里，就像那个梦中的美人忽远忽近的一串笑声，美好，温软，清灵，动听。

也有人说，旧时光是暖暖的，就像是有情人的臂弯，让另一个人在睡梦

中的、黑的、红的，像玛瑙一般，统统装进了一只大白瓷碗。

她的手被栗刺扎了，她轻轻唉了一声，红的血一下子就涌出来，像一颗颗红珍珠挂在手指上。她裹上一层蓝布条，接着抖野栗。

月亮从东边的山上升起来了，开始时又大、又圆、又黄，像一个车轮，镶嵌在

山顶，似乎要滚下山。它慢慢地升高，由大变小，由黄变白，成了一张亮亮的银盘，挂在幽蓝的天空，照得院子里白亮亮。

母亲仍蹲在地上在挑，月光映在她蓝黑色的衣上，像是月光下的剪影。夜风轻轻吹动她的短发，有时遮住了脸。她一直挑了三大碗，堆得碗里尖尖的。

她长长地伸了一下腰，重重地打了一下哈欠，然后就上了灶台。我和姐姐帮她在下边添柴，火通红通红的。“哗啦、哗啦、哗啦”，她用力地翻动着锅铲，像一首深秋的歌在月光下响起。

炒好的野栗都张开了小嘴，香香的热气从里面突突地冒出来。母亲用一个竹碗盛着给我和姐姐。拿一个含在嘴里，一下子化作了，粉粉面面、香香甜甜，顺着舌尖一直传到喉咙，舌头轻转，那一股甜香气又钻进牙齿缝里。轻轻地呼吸，它想漏到外边，我们赶紧用手轻轻地捂着，让它再回到嘴里。

月亮还在天上，比先前更加的明

亮。母亲让我端着盛满栗子的碗，给村里的小伙伴们分一些。栗子的香味从下锅的那一刻就飘满了村子，小伙伴们早在院子门外。

一晃30多年，母亲老了，老得走不动路了，再也上不了山采不了栗了。好在儿时的那一片月光还在，还年轻，一直照在心里，照在梦里。

月光

□熊代厚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李健的《月光》仍在眼前流淌，月光照着我，我的心仍在故乡盘桓。

那一年冬天，我大约九岁，我跟着父亲去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卖鸭蛋。

凌晨4点多我们就起来了，推开门，冷风扑面，一轮下弦月如镰，如钩，斜挂在西边的天空。去镇子要翻过高高的云台山，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清冷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走在弯弯的山路上，高大的树遮住了月光，一下子阴暗下来。父亲担心我害怕，让我走在前面。风呼呼地吹着，传来呜呜的松涛声。走在前面，我也害怕，父亲让我和他并齐走。他左手牵着我的手，右臂撑着竹篮，里面有100多个鸭蛋。

走到前石塘那里，他突然被一根树

中秋，月亮升在心里

□杨勤华

是一种莫名的思念 是一种揉碎了的等待 是一种望眼欲穿的幽怨 ——都纠结在这个日子	目光，是朦胧的 月色，是透明的 笛声从云端响起 绕过一个个心尖 在抵达黎明时 变成一串串泪水 洒在重逢的期待里
一个月亮的升起 将一串情感也升了起来 月饼，是秋风秋雨秋阳秋情 在滚热的心上烤出来的浓郁 掰开，就能散发出喜悦的笑声	背影已经远去 山色一片金黄 那条蜿蜒的小路上 月光还在招手
酒，是甜的 话，是热的	

“大杂烩”旧闻

□周大钧

“大杂烩”是安徽省一道知名的家常菜，食材主要是肉片、蹄筋、鸡翅、炸圆子、蛋蒸饺、冬菇、笋尖，乃至山珍海味、豆腐、白菜、城乡、贫富所用食材和调料虽各有不同，但基本烹制方法都是一锅烩，因此雅称“乱炖”。

1998年春节前，我和老伴第一次到美国波士顿儿子家小住，自然是中国人、中国心、中国胃，每到周末，都要到中国城食品超市买些猪肉、香肠、豆腐、粉条、萝卜、青菜、豆腐乳、辣椒酱、香菇、木耳之类，顺带取几份摆放在超市门口的免费赠送的中文报刊，回家做几样“妈妈的味道”，饭后看看异国他乡的新闻报道和逸闻轶事。一次，在《世界周刊》读到一篇清末重臣李鸿章应邀访美的旧闻，才得知上个世纪风靡全美中的餐馆名菜“大杂烩”的由来，竟和中堂大人李鸿章访美息息相关。

“大杂烩”在美国的得名，有两种说法。其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集军事、外交、经济大权于一身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应邀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政府的高规格礼遇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其时，自1882年美国国会公然通过《禁止华人人境法案》之后，排华浊浪席卷全美各地，歧视、虐待乃至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对此李鸿章本人也不得不表示“义愤”，在访美结束后，有意避开排华暴行甚嚣尘上的美国西部地区，取消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行程，改道从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海港温哥华乘船回国。这件事引起一些美国记者的注意，直接跟此行李鸿章密集采访，李鸿章心知肚明此关乎国家尊严和自己颜面，于是声色俱厉地表示：“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的权利。”“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真是不可思议，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排华这种有损我国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严重事

件，目睹我国骨肉同胞面临生死屈辱的危急关头，作为代表国家出访的钦差大臣李鸿章竟然不敢直面对美国政提出强烈抗议，或委派随同官员对美国政提出严重交涉，却绕着弯子对美国记者说些隔靴搔痒的官话，无异于掩人耳目、临阵脱逃。直到李鸿章一行和美国陪同官员以及跟踪的美国记者乘坐的火车到了纽约终点站，天色已晚，李鸿章在中餐馆设晚宴告别。酒过三巡，佳肴上尽，老板正在为难之际，李鸿章看出一番倪，从从容容随从唤来老板耳语一番。不一会，情急之下大厨用山珍海味边角料和剩余的蹄筋、肉块、炸肉圆等熟食，加了些香菇、木耳、笋片，再用高汤烩了一大盆五颜六色的菜端上宴席，色香味俱全，都说好吃。众客忙问：“这是中国什么名菜？”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人历来喜爱“杂碎汤”，“杂碎”和“杂烩”在合肥方言里发音相近，于是中堂大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脱口而出：“大杂烩”，又形象，又响亮。从此，这一菜名成了中餐馆风靡美国的名菜，食材花样翻新，烹制方法大致相同。其二：长话短说。李鸿章访美在纽约一家中餐馆赴宴，店家吩咐大厨精心烹制他爱吃的“杂碎汤”，陪同的美国官员觉得新奇而且好吃，忙问：“这是什么名菜？”李中堂答曰：“大杂烩。”“大杂烩”之名因缘际会，风靡全美。

李鸿章的过是非，清史专家们当自有公论。李鸿章是安徽历史文化名人，从“大杂烩”这一家常菜可以看到，名人效应无处不在。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中餐馆已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有文化自信，让中华美食发扬光大，绽放异彩，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